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八

記

真軒記

真偽之辨古今難之陶淵明一生嗜酒不為五斗米折腰至有我醉欲眠君且去之語人皆信其任真無異辭者晦菴朱文公景仰鄒魯寤寐濂洛可謂一代之真儒矣其在當時反遭偽學之謗至於後世而公道始大明焉又如真西山魏了翁亦學朱子之學者或者目西山以真小人目了翁以偽君子亦至於後世而公道始大明驚嗚呼真偽之

卷之二十一

三

論於諸儒固無損益然在朝廷如此則用舍倒置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而宋卒以此亡國則所係不
亦重乎嘗因是而思之淵明之為真也易諸儒之
為真也難蓋世道不明人不知學以恣意任情為
真直以狂言亂道為真率一有禮法之士儼然特
立於其間則必以為矯飾不情之甚甚則嫉之如
仇讎噫此真偽之所以難辨也淵明之真雖近乎
古然終不脫晉人之風而與世情之惡相檢而樂
放縱者相入若胸翁諸儒一齊衆楚固宜落落不
合矣予交金谿吳給事懋真蚤交于其邑國子莊

王撓誠復嘗為懋誠尊翁廷則取號真軒一日
書來諭予作記且曰廷則質實敦樸人服其真
發書讀之既曰懋真豈欺我哉矧廷則山林之士
真誠樸實固其所也豈世俗之所謂真者哉如世
俗之所謂真懋真則不以為真矣王氏出宋安國
之後

求己記

人與己相對若內外彼此然世之人當責諸己者
則以責諸人當恕諸人者則以恕諸己是何異於
認內以為外執此以為彼也君子則不然愛人而

人不親禮人而人不答治人而人不治則亦反其
仁反其敬反其智而已於人未嘗校於已未嘗貸
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以先施之未
能任諸已者未嘗輕望諸人者未嘗厚也蓋古聖
賢遇事變盡道理未有不求已為務者故孔子
嘗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者良以此夫新建
之檀溪有熊君者素以求已自勉乃命其嗣子輝
徵予為文以記之軒壁輝為其邑庠弟子員已有
聲稱復從予受易問及其家世則累代以輸粟荷

朝廷旌表數矣且語其尊公之所以求己者甚詳
檀溪與豐城壤地交錯予姻小嶺夏氏與君之居
密邇為朱陳村故予未識君已熟耳熊氏輝未從
予游已舊識君夫君之所以求己者用力亦有年
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則不出乎聖賢之訓如予
前所云者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君求之聖賢
之訓可也予不佞姑以此為記

敏齋記

吾豐城梅岡李君好古博學儒者也予蚤歲未識
君已喜君所為詩間有誦之座上者輒為之擊節

稱賞踰壯始得訪君梅岡相與劇談竟日復步月
溪上語不休夜對榻復論至五鼓如是者凡再宿
倦而歸矣既而一出遂閱焉父之年來憂制家居
君弔慰存問不絕嘗以其敏齋記屬予未有以復
君以書來速也乃為之言曰人之為學誠不可以
不敏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論語曰敏以求之先
儒謂自有經籍以來古人言學字始見于說命則
是千萬世論學實基于此然則後之學者豈可忽
乎抑孔子大聖人也其自言為學惟在於敏而況
於其他乎夫以千萬世論學之所基不出乎敏之

一言則後此論學如沫泗所謂格至誠正者固不出乎敏也又後此論學如伊洛所謂居敬窮理者亦不出乎敏也以大聖人之生而知之而必學而學必以敏則自聖人以下而為賢者其學固當敏也有賢人以下而為士者其學尤當敏也是則人之為學成於敏而廢於不敏汲汲焉以寸陰是競以分陰是惜則有日新之益而學之進也孰禦苟惟玩歲愒日以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以今年不學而有來年其為自棄也必矣君苦學一生今駸駸向暮矣猶晨夕書冊不去手其為學不可謂不敏

也君承先助教家學且以其仕於外而購書之多也故得肆力其中其視山林之士獨學而艱於得書者不類君平生工詩文其所敏者多在是而晚年則移之於要約矣然正心誠意之學居敬窮理之功他日再至乎梅岡之上相與燕坐乎敏齋之中尚當細論焉

南湖散人記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明士之終身成就者不過以其資之近似而已如萬石君東陽侯之長者李膺范滂之名節以至劉伯倫阮嗣宗之曠達皆是也

先王之教本於義理之中正而所謂名節者亦因
事而後見豈專專於是哉而抑揚嘗有長者曠達
哉嘗觀唐人陸龜蒙所自為江湖散人傳其言心
散意散形散神散則又伯倫嗣宗之流也彼其營
營於富貴戚戚於貧賤突梯挈榼折腰屈膝其視
超然曠達不受籠絡固誠大丈夫矣然嘗聞之纔
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古今聖賢
之教拳拳於收斂身心拘檢形骸未嘗導人以一
毫之慢易而為士者亦安可以少自縱逸哉予姻
李君咨玉別號南湖散人予每見其正衣冠謹言

論應事接物初不苟然者私惜君才肯老而不失
何以就此號也或曰君簪組巨族世家南湖讀書
水光山色之間初不為人所窘束故曰散爾予曰
有是哉未幾予姪子數以君之壻也為君速南湖
散人記因憶君亦嘗有此談也遂為書之且以問
君之散是誠安在

存心堂記

吾豐舊族之尤著者同造之孫氏予自少已聞其
隱者致康甫甚熟其後始識之同造東去縣治三
舍許孫氏聚族其間最父蓋其族有唐處士墓尚

在由唐歷五季宋元以至于今中間六七百年
安汴杭如傳舍而孫氏一區之地獨按堵如故其
文獻歷歷可攷其以舊而著也宜哉隱者之於世
固有人不及知者而予之於致康甫乃獨不然者
蓋其凡有民隱雖間閔不避而必欲力陳之凡有
民患雖勞悴不恤而必欲以身任之如上免糧之
章捧築隄之檄其所為如此宜其雖隱而名愈彰
也今年已遲暮而所居一堂顏以存心或舉古人
宗會法與族人燕集其間因訓子弟以親睦或做
呂氏鄉約飲鄉老于其中而申以化鄉人之道孟

軻氏有言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致康甫之存心為何如哉
夫人之一心甚有可畏於鄉為周處於族為程公
孫於國為隣壑於天下為青苗亦心也至於小而社
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大而范文正公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夫橫渠先生聞皇
子生喜見于色見餓莩食不美亦心也心可不知
所以存之乎致康甫之存心可謂得其所存矣君
欲予記其堂予并著二說者冀於其為宗會為鄉
約於斯堂為其申戒其族與鄉人之一助云耳

別科題名記

給事中。之官在前代專主封駁。至我朝則兼諫
諍之職。而漢唐宋之所謂諫議拾遺正言者。悉總
于是官矣。不特此耳。前代率有判登聞鼓院之名。
而我朝則專以給事中領之。是又兼判登聞鼓
院之職矣。前代率有左右史起居注。而我朝惟
給事中。立班最近輪月紀事。是又兼左右史起居
注之職矣。然其大要莫重於封駁。尤莫重於諫諍。
而二者固相須也。自今言之。凡章疏之達於上。
重而經乎御批者。一時皆付之六科。何者。之當

執奏何者之當舉正此給事中之事也苟惟察魯
魚防黠汚晨具奏目而奉以入日呼書人而錄之
出如此而已矣則豈從前設官之意哉凡朝政
之于清議而拂公道者衆目皆屬之六科孰為
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關而宜論孰為君子小
人消長進退之所繫而當言此給事中之事也苟
惟計利害顧身家吹求細故以塞其責承順風旨
以便其私如此而已矣則豈今日設官之謂哉
雖然盡忠在所勉責直在所戒勿欺而犯以守經
納約自牖以行權則於是官也亦思過半矣

近歲始追書前任人名氏於東朝房之壁同寅諸君一日僉謂石已向盡嗣至者無所於容盍改圖之乃命蕉以記將并前後通刻之於戲並列聯書昭然具在先正司馬光謂後之人將從而指其忠詐曲直以為可懼者信夫

晴峯記

當塗李君元玉著號晴峯屬予記之或謂君居采石其讀書之處正對李白峨嵋亭之山直夫天目情明嶸嶸屈屢當軒窗之間秀色可掬君其愛山者乎予謂不然昔人著屐以登拄笏以觀要皆荒

逸無取元王之意不在是也或又謂晦菴朱子贈
籍溪胡氏有萬古青山之句五峯胡氏謂其有体
而無用乃賡以山中出雲之說五峯之意以山之
晴猶人之抱道蓄德而為体之具以山之雨猶人
之建功立業而為用之行君學已成而輒躋塲屋
年已壯矣而克於中者未始一展焉其山之晴而
不雨乎予曰似矣而不盡然也古之士所急者吾
之体至於用則一俟平時而以為非我所預也顏
子之在孔門克復博約既無不盡而為邦之問四
代之禮樂得於聖師之訓而皆斟酌於胸中若是

其請其有俸而無用可乎用固在於俸之內兩弊
寓於晴之中也故朱子聞五峯之說謂恨不及見
之而卒請其目則其意固以為必有所當論者矣
或者退元王曰某皆不敢當然幸為我書之將朝
夕觀省以推究朱子與五峯之旨而勉學焉子遂
錄以歸之以為晴峯記

重建漕運理刑分司記

國朝自永樂間定都于燕每歲漕運逾四百萬石
舳艫千艘貔貅萬竈所恃以綱維而禁制之者惟
政與刑而已有都御史總兵官莅焉所以綜其政

也有刑部主事叅焉所以理其刑也是三者之治
並建于淮安郡城惟理刑之治規模隘陋棟宇撓
腐先是徐君朝之姜君仁夫自刑部更迭而至乃
營乃度權輿於始今李君敬敷繼之益圖其成而
制度儀等於是乎大備矣財用所出多資於山陽
邑舊令楊君廷宜姜君謀焉而基以弘新令王君
玉振李君任焉而工以畢至於主其議者則總督
漕運右都御史李公德馨也敬敷一日貽書謂庶
曰是役也居于斯與有司者之戮力也固其所也
惟是李公之意甚勤而近已即世不可令其泯沒

無傳且前此理刑無印又特請于 朝為鑄漕運
理刑關防此皆公之惓惓乎分司者其為我書之
竊謂堯舜三代未嘗舍政刑以為治虞廷九官申
命皋陶以為士師周官六卿司寇之職寔掌邦禁
我 朝五府六部而有三法司虞周建官之制也
十三布政司而有按察司虞周建官之意也然則
綱運繁夥事變錯出而刑獨可缺乎永樂始濬惟
恭襄平江侯陳公彥純其后增以理刑主事三載
一代正以刑之不可廢也繼而復增以總督都御
史屬之文武大臣又以政之不可偏也今事權鼎

立政刑並峙分司之關係如此而諸賢之汲汲焉其皆知所重哉是宜記

郭西行樂圖記

吾豐城之士夫宦游於外未老而歸得以尚健之精力以窮山水登臨之樂於有餘之歲月者項背相望如李君咨源丁君天錫或年才五十或未及六十先後致仕者皆是已二君於諸公間情獨相投登臨之樂無日不俱其交也信所謂斷金如蘭者也乃者為郭西之游訪太守涂先生千草堂別墅先生年今古稀以上當其解印時亦尚未耆耳

於是一觴一詠盡歡而罷李君乃命為圖名曰行樂寓其子壻鄉貢進士將君振之屬廩為記受而閱之二人鴈行而進者前為丁君次為李君一人立于門外者為太守先生衣冠閑適之趣宛然在目漢楊惲有云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行樂之義其本諸此與廩嘗恠吾邑士夫從前謝事之早且絕無以官為家者以為土地之饒易以治生與則東旱西澇歲恒云歉甚至數十年前或稱沃壤者近亦復告泉脉枯竭為厥田下下矣以為園池之勝可以適興與闌闌之內地貴如金類無臺榭

之觀考之邑志元時北距縣治二三十里有山茶巷牡丹芍藥園百餘年來悉為桑麻之地矣意者邑中良辰美景名流韻士往來過從天牘相招斗酒相聚投壺奕棋叙說平生藹然禮讓較之他邑鄉曲之誼特為最厚也乎是則前輩率皆謝事之早及無官以為家者非以土地之饒園池之勝寔以風俗之足戀戀耳夫能使今日風俗之厚者非今日也前此故老也使異時風俗之厚者前此故老不及也在今日之諸君也鄉之後生得不有望哉由是觀之則此圖之作豈可謂無關涉也耶涂先

生之草堂庶嘗從學舉子業佔畢其中他日歸矣
亦竊願游焉幸毋曰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豐城縣新埽記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
術正以為之隄奇以為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
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
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為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
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
然諸隄以縣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埽為要是
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間

辛帥棄疾始繼此而能晉意者惟端平間邑人徐
禮侍鹿卿至 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載諸縣志
可考也自餘皆忽不知務波濤噬及則退而示弱
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不支潰
散敗衄而已郡守祝侯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
民疾苦顧縣之隄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
隄此宜埽父老曰彼故隄彼故埽侯曰斯言太泥
耳今之水勢使辛帥復生亦必別有所處矣父老
曰然侯為之經畫纖悉達之鎮廵而凡告之藩臬
而從遂櫟節推揚君蒞其事君廢食息旦暮躬跡

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埽成於是邑父老
以書來屬廩為記將刻石以垂永久廩謂限吾縣
治而知埽之為急者能幾人哉天曠閑尚令漉欲
於上流安沙導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成
化間黃簿端竭力以塞石橋之決築隄長五十丈
近年劉令璣因其傾圯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
一令一簿為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今
侯去辛帥三百餘年而見與之合且不局局于昔
人之陳迹其功之卓當與辛帥並矣於戲天下事
何者而不有其要侯之治水可謂知要矣然侯之

知要宣特治水為然哉寔於郡政無不然矣記之
使人知祝侯之政婦二其一否是為石婦其一在
教冢塏是為土婦營度於弘治己未之夏訖工於
庚申之冬廡聞祝侯欲更婦於普菴堂之下屬歲
儉財力殫屈不可為此捐堂食之錢以為費則章
貢發而後時矣期於今歲辛酉水昏正而成之不
毫髮及帑藏侯割決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
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見是役也縣
令何公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南京光祿寺題名記

我朝建官六部取法周禮六典其餘則亦有不盡同者焉南京光祿寺國初仍元制為宣徽院洪武元年改光祿寺大聚叅用唐制八年改光祿司三十年復定為寺今諸司職掌所載光祿司則八年後所改名也然所掌祭祀朝會燕享膳羞之事在周禮是官甚備而其職固成周之舊也官有卿有少卿有丞弘治庚申秋廉來承乏少卿闕公事之暇試求前任人顧壁間無有書之者問之於人其在數十年之前亦卒無有能道之者於是搜諸陳年公案塵埃撲撲中緇閱連日得其名氏自

洪武以至於今之凡若干人乃次第列之以鑑
于版廢不將至於盡遺其人而寢沒其實而明道
先生所謂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者固於是
乎在焉來者繼續而書之則不蹈今日之遲矣是
歲冬十一月上旬記

畫記

蔡君從善以南京刑部郎中擢汀州知府瀕行過
廉言曰弘治丙辰春餘慶在中書時朝廷出內
帑給百官俸有布帛繒褐蘇木胡椒衣褥書畫之
類餘慶適掌科事謬主分給僚案所取各聽其便

獨後猗一畫為衆所棄餘慶自取之携來南都且
數歲矣素餐無補恒切內慙今之汀州復命工表
而新之將朝夕展玩以彰 君之賜以勉圖報稱
于萬一焉子幸為我識其顛末庶嘗考之他物給
俸近代多有之當時言者有鬻之於市墾十裁得
三之說豈古今同一律歟其初也皆因國用不足
而為此權宜之舉耳然自士而言則當敬其事而
後其食豈計其祿之厚薄哉宋黃亞夫山谷之父
也嘗為州郡從事月廩二斛錢七千自謂素餐乃
以伐檀名其集洪景廬謂其祿甚薄而其立志如

此真可重也今從善之於一畫猶且如此使其月
獲七千又不知其何如也豈不愈有可重哉抑從
善之俸初在中書薄也繼而刑曹猶薄也今為郡
太守則中二千石而非薄矣韓子所謂其祿足以
仁其三族者其庶幾乎黃堂之上緋衣金鈿舉目
而觀之豈止於一畫而已哉感上之恩而興報
稱之念者豈止於一端而已哉龔黃之政吾知其
有成矣若然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穀軒記

晉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夫子答以其恕

乎夫子貢之在聖門顏魯而下莫或先之其平居
固無所不學然以為學必有要乃舉一言以為問
而夫子即舉一言以為答自子貢之有是問夫子
之有是答其後率有用工於一言一字之間者若
是者謂非知要不可也嗚呼經書若渺苟惟汗漫
而求之支離而索之則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
為可用者多矣是豈古人切己之學哉靖安徐君
紹德嘗讀書至曾子弘毅之言惕然有感曰士固
當如此也遂自號毅軒有過而問之者則曰此吾
一字符也予嘗謂曾子之學其得力處正在於弘

毅朱子謂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之弘臨太節而不可奪見曾子之毅而其徒李燔嘗得其說而以弘名其齋要之弘毅之於學者均為切要而學者之於弘毅或不能以無偏故朱子亦謂弘而不毅如龜山之門人毅而不弘如胡氏之門人而其陳埴亦謂汲黯毅而不弘霍光弘而不毅皆以是耳是則弘可以名齋而毅亦可以名軒學貴於精病而用藥也君順慶太守訥菴先生之中子早攻時文為舉子業訥菴歸老遂養親不仕觀其名軒之義豈俗學所能知哉世愈愈下人欲橫流非同

毅孰能有立吾於毅之一字尤重有取焉君之子
進士文祥以君之命請予為毅軒記君之於毅聞
之素矣尚何言哉竊以文祥之學用心於內者由
家庭以遡陳李由陳李以遡考亭由考亭以遡曾
子吾得復不有望乎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九

記

瑞葵軒記

光祿寺燕居之前有葵一本出于簷楹階祀間其
高丈餘旁枝扶踈花萼綴集無筭有客見而謂曰
人跡躡踐之地甄石密比若此初無雨露之滋栽
培之力而是物胡為乎生哉蓋瑞也予曰自昔以
葵之向日喻臣之忠君今此葵不產于豪門貴室
高臺假山之間以為朝廷暮賞之地顧與吾輩日
嗒然隱几者相周旋其視仕焉而在閒局者何異

耶予自解言職以居于茲將三年矣雖有杞人之
憂嫠婦之恤亦徒然耳天其或者假象以顯義乎
然東坡蘇氏有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朱子
嘗言人逐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何患
不進蘇氏之靜坐其說多出於了元輩之所謂裨吾
儒所不取朱子之靜坐寔源流於延平而發端於
太極圖說提掇於二程皆吾儒緊要用工處予既
尸素而無事矣使日從事乎吾儒之靜坐而并以
讀書焉或者其亦有少進乎果爾其為瑞也孰大
於是客笑曰然予既取其說以名吾燕居之所

瑞蔡軒併書與客語者以為記

白鹿洞宗儒祠記

白鹿洞文廟之外別祠周子朱子及祠陶元亮李
滂之李公擇陳瑩中劉凝之劉道原其祀或合或
分前後不一稽之往牒既可見已憲副錫山邵先
生國賢恭捧 璽書來督江右學政彌節南康亟
謁洞學周視規制乃言曰諸祀之舉當矣獨以朱
子之門人高弟嘗講學于此者若此邦之士李弘
齋燾黃西坡灝輩獨不得與李公擇劉道原父子
比乎外郡之士張主一洽輩獨不得與陶元亮比

乎閩中之士黃勉齋韓九峯沈輩獨不得與李
濂之陳瑩中比乎今視之同於傳舍之過客去而
不復問焉豈所以尊道學哉於是併考之得十有
四人鼎剏一祠扁曰宗儒以朱子南何以十四人
者東西何略如文廟之祀孔子而配以顏魯思孟
之制既畢事乃以書報廉曰朱子門人已從祀朱
子矣其為記之廉嘗移書先生亦及茲事先生謂
得我心之同然然廉何足以知此程子有言學者
於道不知所何孰知斯人之為功世之論朱子者
謂其集諸儒之大成而劉靜修有邵至大周至精

五正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之說近
時議者復謂朱子之所集非周程張邵之大成不
過如蔡元定之樂律周必大之詞章陳同父之事
功暨呂東萊張南軒陸象山之長耳竊謂光風霽
月龍德正中在朱子固闡然而日修者豈集之云
乎由前言之誠有過當由後言之則豈盡然也哉
試以孔子論之其集大成有二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脩春秋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也可以速
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集伯
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也朱子亦然象山之尊德

性南軒之辯義利東萊之矯氣質固有以兼之而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解其義邵易程易之會其全
大學中庸二程之所表章者復為之次第章句論
語孟子二程之所尊信者復為之裒集發明以至
伊洛微言時有辯析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
圖已精而愈精已密而愈密若是者謂之集周程
張邵之大成殆非過也蓋吾朱子自孔子以來一
人而已至於十四人者於朱子之學皆有羽翼之
功皆有倡明之力合而視之則數百年之缺典已
備庶之謬論朱子者如此不識憲副先生以為

如先生於洞學起廢甚銳其招延四方學者必
諭之曰非罷十年科舉誰取之念母輒過此其條
教大要本朱子之舊而復提掇其喫緊為人之語
如明誠敬義者懇懇以示人晚生後進知所向方
矣先生所考十四人最為詳備多洞志所未載而
朱子門人之歷洞學者其盡在是哉

耐齋記

耐一也見之於能容則為忍耐即許氏說文以耐
即忍之意也形之於能待則為寧耐即朱子語錄
謂需即寧耐之意也若是者皆懲忿窒慾知時審

處者之事也王君順祥以耐名齋常曰人之情有
睚眦必報惡聲必反者皆大之禍何者不由於不
忍而致耶吾願以所謂忍耐者而致意焉人有冰
猴而躁九百而急者世間事何者不因忙後錯耶
吾願以所謂寧耐者而用力焉唐之張公藝忍之
百字吾取而師之不獨其異行于家而且冀行于鄉
黨州閭之間也宋之張觀參政緩之一字吾取而
師之雖不及施于官而將以施于應事接物之際
也曰略君之季子也舉以告予甚詳且請為之記
夫以公藝之對高宗或有以其無箴警之意雖

茂有餘而未能因事有補得非有已流而又當
馮河者乎至於投機應會有不俟終日與夫可以
急取而不可緩圖者得非有可久而又當有可速
者乎予因刪潤君之說以為記復以區區者附之
君其以為何如君吾豐城槎爍人為邑著姓至君
益廣貨產善韜晦嘗輸財助郡邑濟飢事聞于
朝寵之冠服以復其身云

養晦記

上舍樂安唐君懇予為養晦記乃言曰深舉于鄉
者十餘科縻于廩者廿餘載較之于棘垣竟不得

預薦書之列試之于彤庭卒不得授師儒之官
若是者吾何敢以充人實學之未至耳近者鼓篋
南雍因書養晦二大字于牖蓋將以自勵焉唐君
之言如此其韓退之所謂業患不精無患有司不
明之意乎古今舉子落第多怨考官至於懷甕伺
擊為無名子詩以謗訕者往往而是當其被黜不
惟不反之已甚至高自標致以為吾文可北面魁
鮮衙官狀頭嗚呼其視唐君為何如唐君不以舉
業宿學為已足而愈蹶愈奮方且以遵養時晦為
心焉吾知其夫之東隅必收之桑榆矣記之以俟

寧州新修州治記

分寧陞州之歲冬十一月婺源葉君天爵來為守
視篆之閱月即謀所以新州之治者蓋視事之堂
棟宇朽蠹將撓儀門若吏曹楹礎相附位置不分
而朽蠹猶堂焉鼓樓處西偏出入磬折焉於是即
其舊者鼎而新之離而正之即其朽蠹者否而革
之可而因之勞費未半而成功倍之與州而同一
維新焉州之新者何分寧南昌所屬也唐析于武
寧而為縣宋因之蒙古元躋而為州我朝洪武
二年改縣今上弘治十六年復為州前之州以

縣固各有義不暇及今之州也以其地巖險西北
諸山連峯接岫數百里編氓倚以武斷賊殺急之
則挺變都御史林君俊以巡視至乃為之慮用知
府祝君瀚言以為地大物衆所以臨乎其上者非
隆其秩無以彈壓之遂以州請詔可之即張置
官吏而州焉然豈特州與州治之新而已哉葉君
之甫至也即以分寧之舊俗與所以圖乎新者召
父老于庭與之約復備書以揭之通衢用徧以告
其州之人而其舉措設施固莫非與民圖新者其
意以朝廷之新乎州非新乎州而已欲新乎政

迄今非新乎州之治而已欲新乎民也葉君於新
州之巨細本末可謂知所蕪舉矣是役也州同黃
君輔州判陳君興皆協心戮力而於民之知義而
可任者俾分董之如堂如門如吏曹則以陳澍如
鼓樓則以查仲春陳潛劉雅才劉季芳張文華明
年秋月畢工葉君具頽末遣生員陳由仁來徵記
昔程子因其徒孟厚不治一室而曰灑掃得潔淨
莫更快意朱子見造庵有門橫從巷出者曰直出
是公道橫則與世相拗而亦最病夫墻傾壁倒而
不理會者葉君之新州治也又有得於程朱二先

生之意矣矧官府之次舍等級降殺截然攸寓固與私第有弗侔者哉廉嘗修武寧縣志考之分寧雖析於彼而其間人物獨盛非武寧所及在宋如山谷諸公殆今裒然為一郡稱者其地自修水而入抵發源盡處復廣衍平曠風氣環聚別是一境不惟秀民之多文章節義之士之所由出而物產之饒民生其間足以自食其土之所有而無求于外古今此山川則古今此州縣古今此人物則古今此人心曷為而頗異於前哉意者鼓舞而作興之誠長民者之責也葉君以名進士嘗令崇仁明

蔡強毅廉公有威聲籍籍馳

京國其政已成

擢於此然則家詩書戶禮樂閩一州而弦歌以還
分寧之舊不端有望哉故為記以及之

瑞麥亭記

譽出于衆人之口者必公其出于死生存亡之外
者當尤公也公安何君太古之令睢寧去今二十
有九年已下世矣而睢寧之人猶拳拳乎君謂成
化辛卯邑之李家莊社麥有一莖三穗者越二年
癸巳邑之水南義陳二社麥有一莖二穗者皆君
為政之日若君者吾儕小人安可忘乎乃相率作

亭于縣治之內名以瑞麥而義民楊隆輦推舉入
高瑁監生楊俊郭深請予記之予曰君行何政而
有是耶三人者僉曰君甫至值旱甚野無青草民
相食極力賑救多所全活嘗有蝗入境齋心致禱
俄得大雨蝗盡死邳州衛軍士占民陶河諸湖產
且遺稅以累竹城等六社之民如是者數十年乃
文告當路按稅而歸其產復教民疏濬其間以防
水患邑有珥筆十餘輩衆目為虎君召至諭以禍
福遂為良民僚佐有暮夜持軍需羨餘三百金約
共乾沒君曰時方葺公宇正不欲以擾民悉焚之

佐費至於問屏騶從以問小民之疾苦時詣膠庠以嚴諸生之課試最所留意在邑滿九載去巡撫都御史張公鵬嘗加獎勞去時民遮留之不忍舍也噫有是哉我朝列聖繼作同一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意祥瑞之事謙讓固拒令四方其毋來獻若斯瑞者謂令實致之亦可矣或謂春秋記異而不記祥其有記祥亦異之也瑞麥麥以記之蓋不記祥者聖人作經之意恐後世君臣相與動色矜夸而不務脩德耳尋常書事在災祥皆所當備俾異日有所考見殆未可上援春秋以為例也苟

惟其異之錄而休禎駢臻缺然不見得非泥春秋
之過哉因次第諸說俾刻于亭中君名髀別號敬
齋去睢寧將赴銓曹便道省母于家竟以疾終有
子珊今為南京刑部郎中亭作于弘治之乙丑歲
繫以詩曰天人雖殊其氣無二以和兆和以沴召
沴生物兩間以息相吹莊周野馬其理可推民之
懽欣曷不致祥民之呻吟曷不致殃睢寧何侯允
矣良吏一切罷行悉為民計爾室我家謳歌四起
愁嘆之聲不聞田里釀為陽春麥秀垂垂旁附側
綴不啻兩岐昔人有言天雨珠玉寒弗克衣饑難

代粟宣惟珠玉朱草紫芝朝獲多殽孰曰為宜何
如芄芃彌望無際含哺鼓腹有此狼矣 九重愛
民萬里遼襲宣化承流莫切於令令之施仁皆
上之澤凡在閭閻當知 帝力

廬州府金斗驛重建記

廬郡郡號金斗驛隸郡故繁郡號金斗云者志謂
其地於天文分野入斗度最多故耳然斗之所屬
甚廣未應一郡得以獨專武者以郡有金斗河亦
猶合肥之以淮淝得名未可知也驛舊在郡城東
門外淮浦渡之北涯寔為水驛洪武初太守潘君

傑所建至成化間太守葉君盛始遷今之接官亭
鋪而以坡岡馬驛省入遂蕪水馬至弘治庚申今
太守西克馬君汝礪言于朝取回郡中原編會
同館并江淮東葛城大柳樹濠梁五驛馬驢復以
增入蓋其所當之衝不惟部使者之巡行必先不
惟南北兩京必由而雲貴江廣湖蜀甌閩率由此
取道節勞逸均煩簡以一郡而待天下以天下而
視一郡在理當如是哉成化之建已歷年所柱腐
棟撓過客心悸不敢止宿馬君於是謀諸同寅樽
節浮費一撤其舊而為之新凡所新儀門三間正

廳五間鼓樓為問如門後堂為間如廳廳堂之前
各列兩廡總之二十間其餘庖廐廐所以至驛官
吏莅事案牘之所與其宅舍二十有七間屋外繚
之以垣垣外環之以池水種芰荷岬植槐柳前臨
通衢橫衢表以二綽褰左題迎恩右題駐節材取
其良匠擇其巧而以陰陽正術方鉞董之弘治乙
丑孟冬落成貳守豐城徐君斐然適至郡即以書
底廩曰茲役起去歲孟秋茲構咸謂自金斗有驛
以來未見若是乎其弘壯也幸為記之以垂永久
且曰馬君於郡若利與害罷行殆盡就其建造一

節而言如府治學舍如永豐預備二舍如包孝肅
書院如橋梁鋪舍無不繕完者矣廡得書讀之既
因思往年嘗為馬君作修橋記益信涂潛之言不
我欺也考之王政無一缺略下至春秋如鄭子產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似矣而濠洧弗扛晉築
銅鞮之宮數里而以隸人之垣舍諸侯此又不足
道者惟漢之諸葛武侯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論者謂其本立故末治而我朱子亦嘗稱其微而
井竈園溷無不脩葺路無醉人最為嚴密近世苟
簡相尚知此者鮮矣馬君其知此哉今復有涂君

二君同心協力主持贊助其治郡悉如武侯之
蜀可也廉素愛武侯吾心如梓不能為人作輕
重及非靜無以成學之語意其終身得力寔在於
此以根抵乎正大光明之業併以質之二君以為
何如

樹軒記

予於弘治癸亥秋以南京光祿少卿考滿赴闕
得請歸省乙丑春復任以親老不以妻子隨貧不
能買屋以居假館于歐陽地官萬鍾之第時萬鍾
以部檄征權淮陽慨然見諾亦以家君成化間嘗

為春陵守寔君之鄉郡乃荷念及故與予傾盖即
為故人云第在烏蠻百川二橋之間流水沿門垂
楊蔭戶鎮日車馬傳呼之聲從橋上過鮮有顧予
者一以予之伉拙人寡交之一以地左僻苟可以
已皆憚於迂轡且以不當通衢之故尤易於忘之
也然則使予處城市如在山林不逐逐於應酬者
固亦居之使然哉第之東有小屋焉簷短而窓明
深七尺濶十有二尺屋內有杏一株穿簷而出于
屋之上花時風起落紅滿地如錦掃之復然因名
曰樹軒學者王疇舉人為大書樹軒以謁之予公

退或讀書或靜坐皆於其中嘗記黃勉齋在鄉自言初從文公遊所居屋在樟樹下一老農每晨為作一日飯畢即出治田事夜多在田更深獨處聽樹頭風聲竦然前輩厲志堅苦如此今予有祿使令滿前凡在鄉之岑寂皆變為清幽可樂之境所愧得於樹下之屋者未能如直鄉耳未能如直鄉者非他也不及其堅苦也屋之覆以織葦代板既葦乃瓦當燈烟射處葦色如墨彷彿范文正紙帳故事亦可笑也居歲餘萬鍾及瓜將及予亦以丐休候 命將行思與軒別泚筆記之

慕荆軒記

慕荆軒者新安汪氏之所作也汪氏兄弟三人伯宗器仲宗璟季宗玉素篤友愛合力以治生產所積尺寸以上皆公貯之不以入私室故以慕荆名其所居之軒慕荆云者相傳田氏之堂其前有荆當其議分而荆輒恠及其更合而荆復榮耳一日宗器之子郡庠生滋謁予為記夫自世變日薄人心不古父子兄弟私蓄私貨為當然而宗器輩乃能敦手足之情追昔人而與之並謂不賢而能之乎記之宜也然宗器兄弟乃同產者也自其兄弟

以下一世則為從二世三世則為再從三從矣同
產之慕荆也猶若可能至從至再至三而能之則
絕不多見也滋之意豈徒欲昭其前美而已哉蓋
將以維持於久遠焉耳彼田氏之荆數世之後寂
無聞焉而終不若張公藝陳兢二族之義聚一則
歷北齊隋唐一則起唐至宋者汪氏其知之乎汪
氏一姓居新安子孫繁盛名天下如秘閣公若海
當靖康時力圖恢復受知於張德遠固汪氏之亢
宗者自是三四百年以來其所以維持之者必有
出於田氏之外矣若今日之慕荆特其兄弟共財

之一節耳。雖然大學釋齊家治國先之以桃夭之
之子次之以蓼蕭之兄弟說者謂陰柔之質未易
化而兄弟之情每易失以故歸重於兩端。汪氏之
慕荆其原出於此。執書之以復於汪氏其揭之軒
中以為群從告蓋能服膺乎大學之訓則汪氏之
荆雖存之無窮可也。